

金庸善用西方小說技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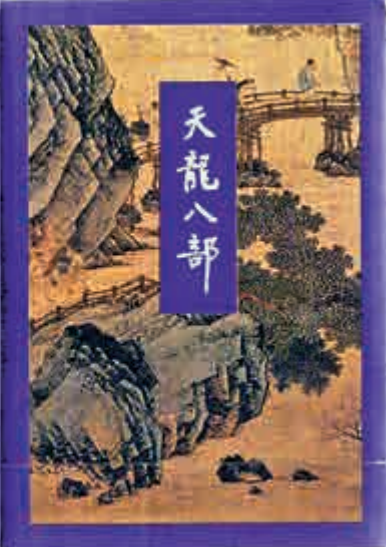
掀談《笑傲江湖》《天龍八部》

金庸武俠小說廣受歡迎，大家只消翻開首頁，就很容易深受吸引，愛不釋手。箇中因素，固然很多，例如作者想像豐富、鋪排有序、情節緊扣、勾畫入微、招式繁多、行文流麗、用詞精妥，而人物說白莫不貼合身份。當然，書內所弘揚者，盡是俠骨英風；所彰顯者，全屬正氣丹心。

杜明



▲《天龍八部》合訂本（一九六三至六六年，謝衍文夫婦捐贈）
香港文化博物館供圖



▲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「金庸作品集」（一九九四年），包括長篇小說《天龍八部》

喬峰英風俠骨、磊落大方與慕容復為圖復國稱帝而逐步顯露骯髒卑劣的極端比較；慕容復為圖霸業而對表妹王語嫣不領情的態度，與段譽對王語嫣的痴情，不僅是情的比較，也是人性的對照；段正淳到處留情、從不專一，與段譽獨鍾一人，也是人在用情方面的比較；相對於喬峰與慕容復，喬峰與段譽的結拜之情，也是一種比較，是至剛至堅之性與至真至善之情的比較。是否記得，當段譽趨前向義兄喬峰介紹虛竹時，說道這位和尚是喬峰的結拜三弟。喬峰默然一笑，暗忖義弟真傻，幹嘛自己跟人家結拜，也把我弄進去？不過，喬峰的反應，斷非嫌棄不悅，而是誠懇接納。喬、段的兩極性情，於此盡融為一。

書內其他次要角色，例如大理段氏家臣、姑蘇慕容家臣、四大惡人等等，他們之間何嘗不是比較對照？家臣之於主子，何嘗不是烘托？同樣情況，段正淳的多位嬌娃，彼此既是對照，亦為情人段正淳烘托。

再看《笑傲》，道貌岸然的岳不群與桀驁不馴的令狐沖，固然是霄壤的對照；心機縝密、陰險難料的華山掌門與空負武功、徒有霸氣而算敵失策的左冷禪，也是強烈對照；歹心收徒的岳不群與假意拜師的林平之，可說是明澈的比較；刻意經營



▲《天龍八部》第三十三回「奈天昏地暗 斗轉星移」水墨畫（董培新二〇〇五年繪）
香港文化博物館供圖



▲《笑傲江湖》一九六八年報章連載版手稿
香港文化博物館供圖

、假意為善的岳不群，與視徒若子、以義為先的寧中則，兩夫妻不也是堪堪的對照？相對於丈夫，寧女俠才是真俠；失卻教主之位而急於追復尊榮的任我行，與既奪寶座但少理教務而另有癖好的東方不敗，何嘗不是常性已失的比較？另一方面，令狐沖對小師妹的真情，與林平之對嬌妻的假意，更是叫人心疼的對照。再者，人雖疏狂但大義之前絕不苟且的令狐沖，與正派人士急欲誅之的淫賊田伯光，原來也是一種對照，而彼此的醇醪之交，也叫我們看得拍案。美酒當前，兩人可以把盞妙論，但大義之前，令狐沖寸步不讓。可曾想過，田與令狐的美食之交，與上一代魔教長老曲陽與名門正派劉正風的琴曲之交，不正是一前一後遙遙呼應嗎？

此等常見於西方小說的手法，金庸大為採用，而且運用得宜。如此一來，直描之弊，便可避卻。

以希臘悲劇英雄塑喬峰

除了西方小說技巧，金庸更以古希臘悲劇英雄（tragic hero）的模式塑造喬峰。根據古希臘悲劇，英雄必須地位尊貴、才能卓越、受人敬重，但不幸性格上具有某種足以導致自身墮落甚至死亡的「悲劇瑕疵」（tragic flaw）。諸劇中最典型的例子

，就是King Oedipus（現今大多將之音譯為俄狄浦斯王，意譯是「足腫王」）。命運播弄，他在毫不知情下殺父娶母，並且做了新君。及至他應允國民着手追查舊君王死因，才赫然發現自己竟是殺死舊君王也即是他生父的兇手。真相的結果，原來就是自己。他悲慟之餘，自毀雙目，然後自我放逐。

喬峰貴為丐幫幫主，武功蓋世，武林地位崇高。怎料傳言四起，說他不是漢人，而是契丹人。在漢胡不兩立的情勢下，他為求清白，不得不追尋自己的身世，而多番周折後，竟然發覺自己真的是契丹人。聚賢莊一役，他更被迫自絕於漢土。自我放逐期間，巧遇遼王耶律洪基，並且由於保駕有功，深得遼王器重。可惜在規勸對方切勿向宋朝用兵時，惹怒了耶律洪基，繼而遭受囚禁。儘管義弟段譽和虛竹前來營救而喬峰理應可以脫險，但他為表忠君，寧願殉國，而不作逃避隱世之想。其實，他不能不死。聚賢莊的血腥殺戮，他罪深難縮，懊悔不已。或許，他在聚賢莊被迫瘋了而大開殺戒，就是這位英雄的tragic flaw（悲劇瑕疵）。除了這個可以理解同情的瑕疵，他絕對是至剛至勇、大義凜然的俠中之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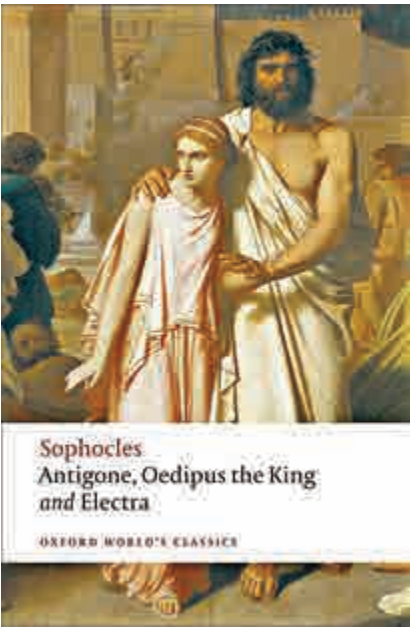
設若金庸沒有採用古希臘悲劇英雄模



▲明河社一九八〇年初版全四冊《笑傲江湖》



▲一八九六六年，歌劇演員 Louis Bouwmeester 在荷蘭的歌劇製作中扮演俄狄浦斯王



▲這本書的封面畫描述俄狄浦斯王自毀雙目後，由女兒安提宮妮（Antigone）扶走



式，喬峰的悲壯形象肯定沒有這般深撼人心！

以上所言，純屬掀談，只望讀者諸君日後翻閱《笑傲》、《天龍》時，或可藉此稍添書香雅趣。